



葉

欣
著

椰 花 集



东方
文艺出版社

椰花集

蔡 欣著

椰花集

出版：東方文藝出版社
866, Happy Garden,
Old Kuchai Road,
Kuala Lumpur, Malaysia.

主編：吳天才

承印：新的印務公司
New Printing Co.

19 x 13 cm . v + 92 PP

1976年 10月初版 0001-3000本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M. \$1.80 (星馬)
U.S. \$3.00 (海外)

简介

蔡欣，原名蔡向荣，系新加坡青年文艺工作者。著有诗集「昙花」、「贝壳」。

本书所收的三十篇文字是作者从一九六六年以来断断续续写的，其中包括小品、回忆性之文字、杂感，散文诗等。全书目次按写作年度排列，从中可见作者的散文风格是如何地渐趋踏实。

本社一系列丛书

- | | | | | | | | |
|--------------|-----------|---------------|-------------|-----------|----------|--------------|----------|
| 8 | 7 | 6 | 5 | 4 | 3 | 2 | 1 |
| 马华文艺评论集（论文集） | 十月风帆（诗集） | 韩老先生到了英国（散文集） | 马华文艺浅论（评论集） | 抒情诗二集（诗集） | 椰花集（散文集） | 火在那里烧（短篇小说集） | 井外（散文集） |
| | | | | | | | |
| 刘果因著（整理中） | 林英强著（整理中） | 凌叔华著（整理中） | 方北方著（整理中） | 杜红著（整理中） | 蔡欣著（已出版） | 方北方著（已出版） | 石君著（已出版） |

目次

- 1 海涛
- 3 叶涛
- 5 年青人
- 7 一本诗集
- 9 名胜·郊野·水田
- 12 庭前的柳树
- 16 春花朵朵
- 18 吊钟花开的时刻
- 21 花园
- 24 蛙鸣
- 27 坟草长青
- 32 介绍唐祈的《最末的时辰》
- 38 拉鸢·童心
- 43 天鹅·少女
- 46 街戏
- 52 街头乐师
- 55 静

56	孤独
57	幻想
58	清谈·座谈·辩论
61	酒与我
64	椰乡的记忆
74	这就是“阿Q”？ ——从影片《阿Q正传》说起
76	弱肉强食篇
82	呵，马德拉斯！
84	莎哈拉
87	情感
88	炭与凤凰
89	视野
90	太子英雄
	*
92	后记

海涛

我们又靠在那陈旧的石栏上了。远远海天相连处涌现几道金光，接着渐渐淡下去，最后化为青紫色。海面上不断有老鹰盘旋，忽地掠下。上来，再打大圈子。

潮正在退。一个一个浪涛捲到岸边，沙地一声，变成许多小珠子。于是又再捲，再碎。

我觉得心胸不断开朗，越来越大了。最后它甚至成为大海。一个一个浪涛就打在上面，那么沉重有力。

我把满腔闷气呼了出去，又深深吸了满腔的海风。

真的，真希望胸膛是个大海，让它永远这样豪迈地呼啸。

凝想着。眼前似乎奏起一阙最壮丽，最惊心动魄的曲子。我们那一个音乐家能奏出这种曲子？海是最伟大的音乐家。

凝想着。周围仿佛都变成汪洋了。我航行于汪洋中，与风暴怒抗，真正领略海涛的雄威。啊，那时胸膛将更大，更大。

你说我奇怪么？一点也不。在海涛中风暴中生活总是好事，不然生活将为死水。

就由于生活是死水，我得让海风为它荡起波纹，让它也如大海般咆哮。

所以我们今晚又来了。

天空已由青紫渐化为墨色，而远远一艘两艘的轮船已亮起灯火了。

一九六六年

叶涛

一阵轻风掠了过去。若不是自己的发丝被拂得抖动着，若不是面庞湿热的汗珠陡然凉起来，我差点不知有风呢。风是那么的轻。

然而远远的沙沙的声响又照例送到耳际，且似乎震着耳膜了。最初只觉得象是树叶迎风舞动，但顷刻竟如千军万马在奔腾，如一道道海浪翻向岸边，而后向海滩张开双臂，而后欢呼时一样。多雄壮多有气魄！

海涛么？可是海在那里呀。

我是最欣赏海的吼声的。于是我静静地，倾心地领略这刻难得的情趣。

这是炎热的下午，这是窘闷的办公室中。但我又仿佛回到大海的怀抱中了，又仿佛见到海浪张开双臂，欢呼，再化成水珠的样子。

我竟不知这声音究竟从那里传来的。

“这简直是松涛呀！”桌子对面的陈君赞叹起来了。

想起来了。在课室的两旁不是有一行木麻黄么。右边另一间中学也似乎种了不少。何况又是山岗呢，风一吹来，掠

过这么多树，当然发出涛声般的音响了。

听过许多关于松涛的豪迈的故事，如今自己到底懂得这是如何一回事了。

于是以后每日下午我总期待一股轻风。不希望太大，只要能拂动发丝，使汗珠也变凉的一股风。

这是炎热的下午。这是窘闷的办公室中。小电风扇单调地挂在牆上轧轧地打抖索。

四周是如此之静。

但不久会有一股轻风掠过的。

一九六六年

年青人

房里总是这么的热，闷。坐在书桌前头常觉得有点昏。

屋顶是锌板的。下午那还很有威力的太阳就在锌板上烘着。晚上呢，大概锌板的热要发散了，于是又热。倘若无风，更闷起来了。

我便在这么热和这么闷的房里读我的书，做我的工作。窗外偶而的一丝凉风也不能唤醒这昏昏的斗室。

然而我是清醒的，尤其当我注目于书桌前的牆壁上用画钉钉着的一帧木刻时。

此刻，我又把眼光投过去了。

没有套色的黑白木刻，画面大部份为黑底，如静穆深沉之夜，夜色中有一线条分明的侧面的少女正沉思着，她的手里握一杆铅笔。少女的面庞那么宁静，总给人以平和感。她的眼眸一如清澈见底的池水，眼神灵活地闪着智慧之光，并远远地凝望过去——

瞧，在少女凝望之处：远远地，夜的天空闪烁着无数星星。以星星作为背景的前面是一座天文台，天文台下一条条的仿佛波纹——或者它象征大海罢。

此外一切都隐于黑暗中，连少女的大部份躯体。

真是一幅很好的木刻，我想木刻家看了必定会赞赏的。
虽然我并非木刻家。

刻得好是另一回事，我最赞赏那么寥寥几笔就表现如此多的东西，且它还令我想得更多更深远。

少女在木刻里想着。我也想着：我想她想些什么事。

她握一杆铅笔。或者她正计划用这杆笔去把祖国画得更美。于是她成为天文学家，研究夜空的星星，研究如何让人类步入这看来似幻想似梦般的星星。于是她成为探测者，在深广的大洋上为祖国为人类发掘更多的宝藏。或者她会成为其他有用的人。

如今你将不疑惑她的深邃的眼神为何望得那么远吧？她望的不是眼前的东西，而是那望不到的许多计划。

看木刻的题名呢：年青人。

啊，年青人，铅笔，星星，天文台，大海。

我的心不禁随着它们动荡起来了。

已是深夜，还这么闷和热。~~其~~而我的心是凉的，宁静的。

因为，年青人，年青的心，早想着更美丽的计划，飞向更远的地方了。

一九六六

一本诗集

每当在旅店里检查行装时，许总自然把脸向着我会心地笑了笑，仿佛在说：“真奇怪，到底是那位倒霉鬼偷了它？”于是我也自然而无可奈何地笑了。

真的，一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有点怪：在车厢里不见了——一本《陶渊明诗集》。

我们乘夜班火车，且是慢车。买了三等车票，外加一张卧椅：即坐在可以半靠半躺，比较舒适的位子上。就那么的——我们开始十二日行程的第一天了。

因为是慢车，晚上九点半由星洲出发，须翌日七时许才能抵达吉隆坡。多漫长的时间，如何渡过呀？我却未雨绸缪地带了两本书作为消遣用：《白香词谱笺》与《陶渊明诗集》。

火车刚开行时大家兴致很浓，都争坐靠窗的位。甚至轮流坐以便欣赏窗外从未见过的、别具风味的郊野夜景。然而当一团团黑的树影，整片的黑色的天，以及朦胧的月色和残星都看厌后，便又索然了。

话谈多也会厌倦。且看看别的乘客大部份已呼呼入睡，

还好意思吵人么？于是六个人的宏亮的笑声，辩论声亦渐渐消失。

整个车厢再回复到那难以忍受的死寂。

百无聊赖，我抽出了《白香词谱笺》，选好的读着。

许大约也太闷了，向我借仅有的另一本《陶渊明诗集》。

其他四位旅伴有的沉思，有的低声谈话，有的似乎陷入半寐。这样经过一段颇长的时间，有时竟不知自己在做什么，尽管手里捏着一本诗集。直到火车发出最冗长的一声汽笛，到吉隆坡了，我们才仿佛由梦里醒来，拿了自己的行李预备下车。

“咦，”许惊奇地轻呼。原来压在他自己背脊下的《陶渊明诗集》不见了。

掉了吧。可是寻遍车厢都没有，自己的书包里也没有。

“给人窃取了。”我们只好得出这么个结论。

想想不觉为之失笑：一本诗集。倘若真的要读书，又何须用此种伎俩呢，只向我借便行。“可能是扒手以为书里含有钞票，扒了去罢？”刘半开玩笑地说。

乘三等车厢可常有这类事，所以我们总没敢全体离开行李不管，至少派一人看住。然而还是要遭人“光顾”。

扒手扒了我们什么？我和许一提起又笑了：《陶渊明诗集》。

我没可惜，只感叹这么可敬的诗人的可敬的诗不知落入什么样人的手中了。

一九六六·

名胜·郊野·水田

在假期里，我和几位朋友以十二日的时间游遍马来亚西岸各大城市。

旅行时玩的当然都是名胜。自己游玩时如此，跟随旅行社更是走马看花。且仿佛到什么地方游什么名胜都有规定公式般。譬如檳城，就是蛇庙，升旗山，极乐寺；吉隆坡不外黑风洞，动物园，体育场等。还有别的地方亦同。

我们此次北上也不例外。除了吉隆坡的黑风洞及动物园因下雨没法去，其他名胜均走过了。这些名胜有的毕竟不错，象檳城的升旗山与极乐寺就是好地方。单说领略坐缆车的味儿，在山巅看着身旁飞过的云絮，看着远处海面被朵朵白云罩成一片水天不分的茫然景色即能令人神往。而极乐寺非但建筑高，可远眺海景，又那么凉爽，寺里的几座金刚像也塑得栩栩如生。所以我常说檳城值得一游。

但大部份名胜还是千遍一律的。尤其叫我反胃的是马六甲那口所谓的三宝井：一口破井，上面盖着铁网，如此而已。其实倘若郑和当年真的有掘井，能否保留至今日还是一大问题。

人们老那么怪，听声闻名，非老远跑来“瞻仰”一下不可的。

倘若叫我看这些东西，我不如欣赏郊野奇景更好——那些人们都没留意，却别有风味，不经雕琢的自然景色。

所以这次游玩，一路上我总选择靠窗的位子坐，不论乘火车或汽车。

由槟城南下的时候，瞧罢：两边都是胶林，公路蜿蜒向无穷远，而此刻你的眼前总横着一抹青山。有时山头被一朵两朵云絮笼着，显得隐隐约约，有时山色又那么青翠，有时，忽然青山不见了，但车子拐个大弯时，你不觉大声惊叹了：啊，映入眼簾的竟不象山，简直是一个高大无比的巨人兀立在你面前，颤巍巍的向你傲视！你惊叹山势的诡奇变幻。你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或者不看山，你就沿路看看道旁的水上人家，看看偶而经过的一条小河，甚至看看一片广大无际的平芜也好。这自然的绿也总比用油漆漆上的颜色更富诱人活力罢。

记得从金马崙下来时朋友直说“不好玩”。然而我爱金马崙。爱那凉爽宜人的气候，爱那一畦畦各种各样的菜蔬在晨早的暖和阳光下静静躺着，爱那满山遍野的绿色的茶园。在茶园的早晨中漫步，只觉得空气那么清新，且仿佛亦带着茶香。你深深地吸一口气，就如品了一口醉人的香茗。而此刻，远远山坡上或者有几个采茶姑娘正忙碌着，她们的健康的双颊红如玫瑰……

你说金马崙不迷人么？